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四回 金粘罕邀求誓書

卻說粘罕次日遣使人城，求兩朝幸虜營面議和，必欲得公直宰相，給以割地。使者入城，進見欽宗，起居畢，進上粘罕書，具道所以講和。帝與群臣計議，無可以復金營通使者。叔夜奏曰：「此行非資政殿學士劉韋合不可。」帝即召劉韋合通使金營。韋合領命出城，迨至虜營，來見粘罕。金人報入中軍，粘罕與國僕射韓正商議曰：「吾深愛劉韋合之為人，昔守真定，真定庶民皆德之。今來復使，君若勸得他納降於我，我當以重爵待之。報爾之功，亦不小也。」韓正曰：「國相且勿令見，明日館待之於城南聖壽院，吾試將幾句言動之，且看其人如何。」粘罕大喜，即依其議。次日，韓正遣人迎接劉韋合進聖壽院中，二人分賓主坐定。少刻，從人抬過筵席，款待劉韋合。韓正舉請韋合坐以上賓，韋合辭曰：「今乃主憂臣辱之時，安有高坐上位，以慢君命。」堅推不肯坐，韓正曰：「國相粘罕以君名節動於朝廷，故令小僕專迎候公。公何必固辭。」韋合見韓正意勤，不得已而就坐。二人行酒禮，至半酣，韓正因謂之曰：「國相知君，今用君矣。」韋合曰：「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不為也。」正曰：「軍中議立異姓，欲以君為尚書僕射，得以家屬同行。與其徒死，不若北去取富貴。」韋合因韓正言知粘罕欲留之意，仰天大呼曰：「劉韋合今日有是事乎。」即辭韓正歸舍，令從者取過片紙，書之曰：「金人不以我為有罪，反以我為可用。夫貞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君，況今主辱臣死，以順為正者，乃妾婦之道也。吾必死於此。」書畢，使信者密地將歸，以報知其子。即自沐浴換衣，酌酒而飲。飲畢，遂縊死於長廊下。次日，人報知粘罕。粘罕聞之，歎曰：「劉相公真忠臣也！」即令其下具衣衾棺槨，葬於寺之西岡。將斂屍之際，死近十日，其顏色如生。

卻說粘罕已葬了劉韋合，仍遣金兵入城，搬挈書籍，並國於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、人民財物。又遣人搬運法物，車略鹵簿，太常樂器，及鐘鼓刻漏，應是朝廷儀制，取之無有少遺。是月，京師雪深數尺，米鬥三千，貧民饑餓佈滿街巷，死者盈路。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。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，在天津橋駐紮，民不敢過。壯者則剝脫而殺之，婦女美麗者留之。城中百姓皆閉戶不敢出入。金人遣使入城，言國上有命，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，以充後宮祗應。金人於逐方巷井四廂集民間女子，揀選出城。父母兒女相顧不肯離別，號泣聲動天地。其女子往往為金人恣行淫濫，苦不忍言。

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，粘罕遣人人城朝賀，頗不為禮，宋臣多有懷不平之恨者。金使賀畢，奏稱相國請車駕至軍前議事。

欽宗曰：「爾先回覆相國，朕與眾臣商議，約赴軍前。」使者辭退出城，見金將，言宋帝議約再會軍前。粘罕怒曰：「宋帝生死在吾手，尚敢如是！」復遣使將北國皇帝所需之物榜文入城，曉諭庶民。金使領命入城，將北國皇帝榜文掛在通衢曉示。

榜曰：

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：今者兵馬遠來，所議事理，今已兩國通好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，銀一百五十萬兩，立限支用，不許推延。

卻說欽宗每日內廷與一二大臣籌慮其事，又聽得此消息，計無所出，只是悲泣而已。內侍從奏曰：「陛下錦繡都城，尚不可保，何況金銀乎。乞照數與之，免生異變。」帝曰：「內帑銀糧支耗已盡，民間不堪再割，此事如何措置？」君臣在禁中商議未畢，忽人報金人執開封府尹何，分廂拘括民戶，金銀釧釵鈿鈿等星銖無餘，如有藏匿不齊出者，依軍法，動輒殺害，刑及無辜。欽宗聞報，仰天呼曰：「寡人得何罪愆，使下民受如此塗炭。」言罷淚下沾襟，內侍皆來安慰之。次日，出便殿，復奏：「金使持北國皇帝書來請兩朝皇帝詣軍前面議可否。」帝命宣入。侍官傳詔，金使至便殿，進上北國皇帝書。

欽宗與眾臣接過，拆開視之，書曰：

今已破汴梁，帝不可復居，宜於族中別立一人，以為宋國主，仍去皇帝號，但稱宋王，封太上為天水郡王，少帝為天水郡公，於東宮外築台室居止。文字到日，仰元帥府請書不到軍前共議申奏。

宋帝君臣看書意已畢，沉吟半晌無語。金使又言：「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，同共議事，陛下不肯出。今發北國皇帝手詔，陛下之意如何？」帝曰：「卿且退，容商議。」使者曰：「事急矣。從則福，逆則禍。陛下為臣所誤，以至於此。」

尚復取臣下之言，恐禍在不測。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，不比你兩人反覆無狀。」頃之，使者辭色俱厲，不拜而退。欽宗曰：「宗社危矣！今以深禍上遺太上皇，下貽於萬民，若更遷延不見，必有重患。爾眾臣所見如何？」侍郎李若水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大肆猖獗，今禍構已深矣。陛下何惜一行，未必太上皇主意如何。陛下可往更議之。」欽宗猶豫不決，惟長吁而已。

內使連報：金國元帥遣部左統軍郎游麗，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，稱有兩國書要見聖上甚急。帝命左右宣入。郎游麗進入，未及內廷，厲聲曰：「元帥遣上聞國王：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，所議事理，如何更無一言相報，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。今特遣我來見國王，其事如何？兩日不見來意，禍出不測矣！蓋昨日已有盟在前，不欲倉卒。今先此上聞，伏取指揮。」帝曰：「已降指揮，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，可報知。所有事，候面見元帥說及。爾且退。」郎游麗曰：「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，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議也。」復白帝曰：「我眾人馬七百餘人，欲得少犒設。每人要金一兩，望陛下給之。」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，乃於宮中需索，得金銀等八百兩與之。郎游麗不謝而去。

十一日，車駕出幸金營。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：「陛下不可輕出。若出，事在不測。」號泣不與行，帝亦泣下。范瓊按劍曰：「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。今幸虜營，且去暮返。若不使車駕出城，汝等亦無生理。」百姓大怒，爭罵投瓦礫擊之。瓊以劍承死數輩，蓋攀轅之人也。

車駕出城，至軍門，軍吏止帝於小室，曰：「元帥睡尚未起，可俟於此。」容移時，有小黃頭奴至，曰：「元帥請國王。」帝徒行至階下。粘罕下階，執其手曰：「臣遠酋長，不知中國禮義曲折。」乃揖，與帝升階，命左右賜坐。帝面西，粘罕南向，移時不語，左右各執利刀、大刀；所侍帝祇應者，只有王副、周可成二人而已。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，使左右白帝。帝曰：「敢不從命。苟利生靈以息兵革，顧何事不可。」粘罕後命左右白帝曰：「既如此，請國王歸幕，等候北朝皇帝聖旨。」乃令介人引帝歸幕。俄有人進酒食，帝不復食。移三時間，帝問左右曰：「可白元帥，令吾歸宮矣。所議事既從，他無餘策。」左右白帝曰：「元帥造表，請皇帝同發，來日早行未晚。」帝默然。左右又進酒食，命伶人作樂，帝吁噓不能食。夜闌寒甚，帷幕風急，坐不能安，倚案憑坐，左右勸勉，帝泣涕而已。俄五更，有人至帝前，曰：「請國王同元帥發表。」引帝至帳下，旋次升階，惟有一案，設香爐，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。帝視之，其詞曰：臣姪南宋國王趙某，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，令某同父退避大位，別選宗中賢君，立以為君，敢不遵從。今同元帥申發前去。其次居止，及別擇到賢族，未敢先次奏聞。

候允從日，別具申請。

書後，復請帝署名。帝從之。緘畢，帳下馳一騎，黃旗素馬，前去訖。方命左右設椅，粘罕西向，帝東向。少刻，有一紫衣人自外至，粘罕與帝並起身，紫衣人望帳下馬，升階坐西向，相揖各就坐，粘罕使人白帝曰：「此北國皇后弟也。傳宣至此，催促陛下議論事。」帝唯唯。令進酒。時天氣甚寒，帝連飲二杯。紫衣曰：「陛下且宜止此，晚刻我有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，與陛下言之。」揖退，令左右引帝歸幕。帝回視粘罕，與紫衣尚且同坐復飲。

帝歸至幕，天尚未明。少憩幾上，寒不成寐。左右侍帝有綠衣者，語帝曰：「早間紫衣人，乃北國皇后弟也。姓野耶葛，名多被。今為十七軍都統，位在粘罕上。今暫來此，要往來東京，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，三兩日即北去也。」帝不答。

少刻天明，俄聞報曰：「統軍來相見。」帝迎之，乃早見紫衣人。帝與之接坐，語不可曉。帝但加禮，告以周旋，不回顏色。命左右指瓶中物，左右因以酒進。紫衣者舉大杯連飲四五盞，帝亦舉一二杯。酒退，顧左右謂帝曰：「安心也。」長揖而

去。

上在幕中五日，累欲歸，粘罕止之，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方可歸。次日，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，升階東坐。座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，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。帝視之，乃宗正士侃也。粘罕使人謂士侃曰：「今命汝入城，可說與你南國宰相，於趙姓族屬中，選擇千人名望賢德者，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，密地申發，以準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，別立賢君。」言訖，揮使退去。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，粘罕使人謂曰：「汝於東京城內，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，欲於其中作二主宮，宜速置辦。」言訖，指揮退去。帝起白粘罕曰：「所指揮事，一一從命。容某入城，視太上安否，以報平安，使得盡人子孝道，實元帥之賜也。」粘罕首肯，促左右進酒。帳下有伶人作樂，唱言奉粘罕為太公、伊尹。粘罕不喜曰：「太公、伊尹，古聖人也。吾安繼其萬一。」觀其人而語帝曰：「這幾個樂人是太宋人，今日煞好公事。」粘罕言罷，自笑而止。因謂帝曰：「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。五七日間，北國皇帝詔到來，請陛下到軍前，不可相推。」良久，遣左右送帝歸幕。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：「元帥有命，令陛下還宮。」良久進食，有數人引帝出幕，至軍門，遙見禁衛列於外，車駕入城。金人擄掠尤甚，小民號泣，夜以繼日。